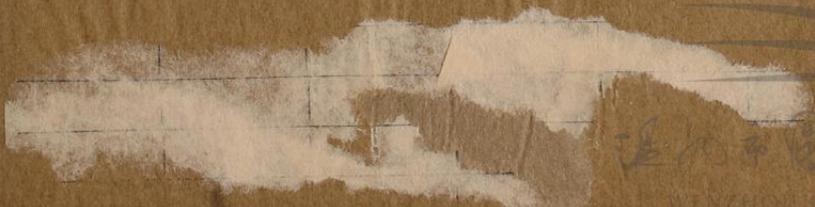


送外函



潍坊市图书馆
WEIFANG LIBRARY

墨子經校注 楊葆彝著

借玉海樓鈔校本過錄

壬戌九月廿五日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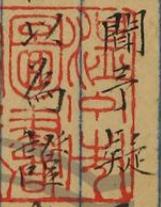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窪

自泰西通中國炫其技術之巧世俗以為創所見聞予疑三代
 以來必有知能之士竭其思慮而為之者惜乎無以為證也久
 矣墨子五十三篇大抵弟子傳其師說惟上下經為權非自莽
 故號曰經其經說即釋之文或是弟子為之文字與行句讀謔
 錯但覺上經似及算術下經有言鏡言權衡泉刀者自愧淺學
 未能明其指歸後讀南海鄒氏伯奇所著書謂上經算術多與
 海島算經幾何原本合而下經謂窪突鏡今西洋製鏡之巧不過
 如是番禹陳氏澧曰挈有力引無力即西人起重之法予於是
 恍然於中國在昔未嘗无此技能其以無益於治平之世久而
 失其傳耳墨家為九流大宗故翟之學在務時開俠力之風服
 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而於臨敵應變纖



秋
 卷
 第
 十
 一
 頁

温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悉周密其天志中篇所謂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
祥者即西人天主之說泰西之事大類墨氏矣自墨子沒後其
學離而為三徒屬充滿天下取舍相反不同各務售其師說竊
意戰國之間異學爭鳴邪惡愈熾其如爍金灰石之烈走電汽
機之微其取不出五行其用迅疾迫促其禍甚于洪水猛獸因
以為富國強兵之利長大亂之原為孔孟之所懼當時亦必有
竭力其智慮而為之者迨天下已治已安楊墨之道熄孔子之
道著一切邪說機巧有如雨雪之見晞曰消其勢然也余今取
墨氏經文就畢氏校本附錄上經旁行之文並分下經經說為
前後兩截引說就經似皆可通較畢氏釋文稍便尋繹於是與
上下經說比而錄之取鄒氏陳氏之言注於其下又與金君慶

慈高推補其尚可辭者若干條非以彰墨氏之學凡以明夫秦
西諸法中國管皆有之世毋以為創所見所聞而忘聖賢治世
之方也其有謬誤惟世之敏求君子是正之光緒十年甲申陽
湖楊葆彝識

光緒庚子十月以

文伯姻兄段以丹校讀一過楊氏用心甚勤惜

未能精究校讎之學亦不免沾誤為法不及舉聞張氏說解

之簡當也內有數條足補拙著間話者當補錄增入也福祿孫諸侯記

楊氏與鼻文先生同里而未睹張先生墨經解余以武進惲氏嘗得之

陽湖夢咳稟太史欲段刊之亦甚喜也楊注內又引王氏墨子注不索

何人箸豈出湘潭王士秋

閩蓮

手耶

辛丑孟秋王記

秋夢齋藏書

墨子經校注上

汪中曰莊子謂墨子以繩墨自矯故曰墨其學非出於夏禮

目分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諸子皆非有書往任

借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故墨子亦有經篇張惠言

就經各附其章而勝注不傳又曰通案莊子合為二篇略可

指既疑者闕之今張氏遺書之稱經者惟此二篇墨氏之

學公孫龍等得其辯中韓等得其名法鬼谷蘇張得其從橫

其術數伎巧多失其傳不可盡通今姑引各家

言之類似者錄於其下郭書燕說得毋可識

故所得而後成也。故小故有之不然無之必不然也。案故詰

體分於兼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成成見也

案大故以下三字當在第一節經說下小取篇故言多市

小訂竅無此文
必誤

張書尚存
余近以吳陵
鈔尋之



以墨氏故分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案一尺之端即西人算

知材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淮南子主術

難以至治高誘注曰

慮求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晚知案大取

之附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

慮也且文子曰能鄙齊功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莊子庚

知接也知也者以其知作一本智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案莊子

為知者接也荀子富國篇故相率而

恕明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案禮記中

著形之大義法著明也

仁體愛也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案商子

凡仁者以愛利為務。尹文子曰：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荀子曰：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此惑於用名以亂名也者。

義利也

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

畢沅曰：言意以美而施。

之又忘其勞，按此即匹夫而博施濟眾之謂，不必用居位而當行其兼愛。芬，布於天下也。充其所謂，足以權操帝王勢狎長吏為愚夫，愚婦所願，戴賢人君子不敢非。樂禍幸災要結黨類，於是德賊竊其名，邪妄挾其術，故墨氏兼愛為大亂。天下謂之道，亦即韓非子八姦篇所謂民萌之漸也。

禮敬也

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奇等異論也

案尹文子曰：禮

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尚賢篇：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韓非子曰：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塞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

行為也

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若為盜。畢沅曰：言

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於盜名也。案尹文子曰：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巧之巧者也。列子曰：聖

水滸齋藏書目

人恃道化
不恃智巧

實榮也 實其志氣之見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孫龍子

地與其不曠焉物也出其所位非位其不過焉實也實以實

其所實不曠焉位也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賈子道術

中謂之忠荀子臣道篇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案不利亥犯上

兒。所謂忠明法解羣臣之所謂強低即法家之所自出也凡

孝利親也 孝以親為芬而能利親不必得為德案兼受篇

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即必吾先

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當察亂何

信言合于義一作本也 信不以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荀子注

信謂使人不疑案使人視城得金或別有傳載如韓非子內外儲說也

俾自作也 俾與人遇人眾情俾字書無情字案爾雅釋言俾賁也廣雅釋詁俾次也

謂作噉也 謂為是為是之台一作治彼也弗為也荀子噉非而終

日不言解蔽篇由俗之道盡噉矣案舍而不食為噉响而不言為謂

廉作非也 廉已惟為之知其也顯也一本作荀子不知其思耳也是

歲注廉稜也韓非解老篇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輕恬資財也即墨氏摩頂放踵利天下之旨

令不為所作也 所令非身弗行案令善也鬪冠子曰散文說

敘云假借者本无其字依聲託事心令長是也案發號施令非身弗行

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單况

任使輕財案泰西耶蘇之教似之

勇志之所以敢也 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

也害之老子曰勇於敵則殺勇於不敵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其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

所謂

力刑之所以奮也曰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

奮出而至高遠故曰下與重奮也秦西重學一曰動重學動

重學之率凡三一曰力泰西製器考天皆用重學自以為創

生刑與知處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也

紀大論形謂木火王金水大取篇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

木也呂氏春秋孟秋其音商注商金也其位在西方案金勝

臥知無知也管子曰心篇臥名利者寤生危也

夢臥而以為然也荀子曰解蔽篇心臥則夢列子周禮王篇夢有六

黃帝孔子今無黃帝孔子孰韓之哉案墨子以臥而以為然

與莊子齊物論覺而後知其夢也其旨略同其說先於釋氏

平知無欲惡也

案墨氏所謂平類釋氏之入定知無欲惡類釋

也反應篇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雌雄墨氏在務時流而為從橫家由此

害所得而惡也

臥夢平快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

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韓非子六反篇害者利之

反也快說文惡也詩曰憂心如快此云快然疑憺之訛憺定也韓非子八經篇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墨

氏上功用流而為名法家由此

治求得也

治吾華治矣人有治南北

治日文子曰聖人之治獨

不治矣此萬民之利惟聖能該之莊子天下篇天之中央燕

也云

譽明美也 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尚同篇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

譽也案去若不善言善行學理長以至天子之善言善行明察以審信大抵使人督之術備於尚同篇矣。管子心術上篇

督言正名故曰聖人

誹明惡也 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子埠蒼所察也呂氏春秋惠

是非誹者與所非同也

舉擬實也 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呂氏春秋分職篇魯國之

也度也文名必以實副故以擬實訓舉

言出舉也 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虎虎字也

言也謂言猶致也案莊子庚桑楚出無本注出生也韓非子揚

權篇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殺其母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具

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此若畫虎者也漢書五行志曰石陰類也聖而捍格不納者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蓋患其流此謂。管子小匡篇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言猶石致乃慮其固。之石民也不可便雜處雜處則其
亂言吃其事

且言然也 且自前曰且自後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呂氏春秋音律

篇歲且更起注且始也詩載芟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管子
度地篇其積薪以事之已已畢也案始為自前之且此為方
然之且也自前自後者其名方然者其
實若聖向之不可奈故以言然訓且也

君臣前通約也

君以若名者也

通即通達之國注人迹所及為通

荀子正名篇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注約要約案春秋戰國
之諸侯各治其臣民而於鄰國乃有通問要約之事故曰君
以若名者也後世一統郡縣之朝有朝貢而無通問之使有
征討而無要約之條偶出於不得已亦賢者夙夜疚心者矣
皆如挾纊

功利民也

功不得時若衣裘

管子明法解功者安主上利萬
民者也案若衣裘即三軍之士

賞上報下之功也

荀子議兵篇無本賞矣
注荀本賞謂有功同受也

罪犯禁也 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商子開塞篇故王者

罰不當平民之善者受其上報下之功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案十三字 疑鑿簡

罰上報下之罪也 莊子天道篇是非得之明而賞

同異而俱之于也 商子開塞篇所道則異所經則一明君貴獨道之容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標其名臣效其形名參同上下

和調案尚同篇曰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一而不上同於

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言似宏其術香冥流為景教又曰古者

連收天正其術刻溪歸於中韓 同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

久彌異時也 守彌異所也 久古今且疑旦 莫宇東 西家南北

案久長也老也今久譬是人長老於世淮南子齊俗四方上

下曰宇爾雅其內為之家禮託礼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

也古今曰暮異時也宇東西家南北異所也改朝易朔朝市變遷墨子有慨乎逝者如斯矣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窮或不客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尺

表尺也天麻運行疾留逆伏積久而歲星超一辰惟其無窮莫不受尺量度

盡莫不然也盡但止動曰案天體至動無極無止萬物象天故

其動即盡故曰盡但止動天則地萬物一氣也天地不動則壞萬物不動則僵

始當時也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以韓非子守道篇是

萬物之源案天地有始不可為之當時四時十二時寒暑旦暮周流始終不可為之始生時物之始成有當時

之始而不可終謂之始故曰當無久也

化徵易也化若盡為鵠孫星衍曰淮南齊俗訓云夫蝦蟇為

合案徵易驗其變易也列子曰若盡為鵠曰鼠之為鵠也又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告之曰窮通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知化之不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淋參簡藏書

者飛五代史唐家人傳魏升民自言有墨子術能役鬼神格
丹砂水銀則託墨氏之術為耶妄者由來已久蓋墨子於格
之物至精今泰西化學其製雷化金皆墨氏
之餘伎矣小取篇所謂摹略萬物之然也

捐偏去也 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案

文作捐經有之者損經也作捐墨子以偏去則其存者亦損矣然則
曰體兼而有之者損經也作捐墨子以偏去則其存者亦損矣然則

漢靈賣爵之例宣和經制之錢四民之損可知國家之損又
可知譬如一人之身捐其偏無不僵仆者一物之全捐其偏

無不敗壞者

環棋 環响民也 案字書無

庫易也 庫區穴若斯貌常 案經文作庫字書無庫字
作庫字書無庫字

動或從也 動偏祭從者戶樞免 案淮南子覽冥陰陽同氣
相動也又本經發動而成

於文故墨氏以從訓動北辰 朱子語類今坐於此但知地
天樞不動故曰戶樞

不隨之 以轉

此處有

右為上經上截廿四十七節案本篇有讀此書荀行五字
故畢氏本另依旁行之文錄為上下兩截附於後頗與經
說次序相合今以之

止以久也 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無過楹有久之不止

當馬非馬若人梁過尹文子曰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

自止使不得轉何若物之失分荀子正名篇云非而謂楹有

必不已也 必謂臺執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

也是非必也淮南子主術篇人主之所以執下案執

平同高也鄭伯奇云即海島算

同長以法相盡也 同稜與狂之同長也畢沅曰岳即正字狂

出狂邪曲也小爾雅衡兩有半

白捷淮南子說林在準直著虧

中同長也 心中自是往相若也 幾何原本云圓者一形於平

作直綫 俱等

厚有所大也 厚惟無所大 案厚重也物如厚重無所見也其

日中正南也 案此言日晷指鐵之用

圓一中同長也 圓規劣文也 鄒伯奇云幾何原本云圓之心中

圓界至中心作直綫俱等即此所謂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謹也 方矩見久也 案矩所以為方柱隅四謹皆方

天下應之如謹

倍為二也 倍二尺與尺但去一 案即加一倍算法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端是無同也 鄒伯奇云此所謂端

也體之無序即所謂綫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角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即此所謂無序謂無兩角也幾何

原本又云綫之界是點即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綫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即所謂無同也

有間中也 有間謂夾之者也

間不及焉也 間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

與區內字疑六及及非齊之及也 鄒伯奇云幾何原本云直綫相遇作角為直綫角在直綫

謂界中之形為直綫形皆此所謂有間也綫與界夾之也

纒間虛也 纒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 鄒伯奇云九

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累即此所謂纒也 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即所謂兩

木之問無木者也

盈莫不有也 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

堅白不相外也 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紫公孫

於白論無聖得白其舉也仁無白得聖其舉也二而之離不見離

石也之離不見離

一不悉本此而漫行故離離者藏也

櫻相得也 櫻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

堅白之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 案櫻引也幾何原本師謂線

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 宣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

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 此作一本 兩有端而后可 案經作似

次無間而不櫻也 次無厚而後可

法所若而然也 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 管子尺子也繩

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案若順也說文意志也以心察 言而知意也素問志一為意意所以為規規所以為員故曰

三者可 以為法

得所然也 得然也者民若法也 案筋莖篇得乎祭祀注

說所以明也 呂氏春秋當務備說非六王五相法說道也淮南

說所以明也于呂氏春秋當務備說非六王五伯注說道也淮南

說案說解也故墨氏為此經而又自為解說以明之

攸不可兩不可也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經作攸經作攸案

攸所也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斗有牛之名故曰樞非牛但與土畜之牛同名故曰兩也無以非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辯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

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案劉向別錄云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勝者

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未若故辯可謂也

為窮知而儼案字書無儼字懸于欲也 為欲難其指案字書無難字

疑即孟子養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案大取篇遇盜人而其一指之養

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會

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欲而騷畢沅曰山海經云會之已騷是不以所

疑止所欲也廡牆之古文耕在篇譬若築外之利害未可知

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

灑於欲之理難脯而非怨楚畢沅曰怨字異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為

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紫臭脯嗜食好不知惡牆外弗趨畏難苟安也智愚相疑皆懸

於欲文也無遺似非儒之旨

已成亡 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案衣上服揭子法言惜乎未成而轉為裳也故墨子以成

衣為已也病以治之而愈所謂病止如曰病良已也

使謂故 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案謂

猶說也其說或成或不成故曰謂也不必成荀子脩身篇卑

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濕又曰濕者失意潛迴之名墨氏故以濕訓故謂必待

所謂而後成也

名達類私 名物句 達也 有實必待文多也 命之焉類也 若實

也者必以是名也 命之臧句 私也是名止於是實也 聲曲

俱有名若信字灑紫尹女子曰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

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此所謂聲出口俱有名也亦正釋樂夫琴謂之灑

謂移舉加 謂狗犬命也 狗犬舉也 比狗加也 案命名舉實加

三異其聲故曰移

知聞說親名實合為 知傳受之聞也 方不瘡疑彰說也 身觀

身親也 所以謂句 名也 所謂句 實也 名實耦合也 志行 句 為

也 國策秦策義渠君曰謹聞令注曰觀受也墨子天志中篇

中吾矩者謂之方方道也又非命篇作其行甚勳彰明也

擊道不明故說之也親躬觀謂吾身親見之也政篇能言之能行

之者謂之實淮南子說林懸形者不可合於一體案為猶行也故曰懸行也

聞傳親 聞或告之 傳也身觀焉親也案聞有傳聞親聞之別

見體盡 見時者體也 二者盡也白虎通時者期也陰陽消長之數也盡極也案見有因時而體物者極其陰陽之數者

之數也盡極也案見有因時而體物者極其陰陽之數者

合宜必 古疑合之記 兵立反中志工 白正也臧之為 句宜也非

彼必不有必也 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 可勿疑案臣工百士中和平順合

乎正者也小取篇藏人也凡男而婿婢曰臧任之合其宜者也勿疑於必乃為必合也

欲 去權利且惡 去權害 仗者兩而勿偏首于不尚篤欲惡取舍之權風俗通仗者

刀戟之總名也案權其輕重如仗之正故兩勿偏也

為存亡易 蕩治化 為早臺存也 病亡也 買鬻易也 膏盡蕩也

順長治也 盡買化也

同重合類 同二名一實 同重同也 不外於兼 同體同也 俱處

於室 同合同也 有以同類同也 大取端云重同其同連同同

之同是之同同然

異二體不合不類 異二必異二也 不連屬不體也 不同所句

不合也不有同句 不類也

同異交得放有無 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 案經說文作

於莊子天下篇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

聞耳之聰也 案墨子經如此訓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之利也 案利口覆邦家利口亂信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案墨氏之學以察辯為功於其辨

此度多少也免蚘前文免蚘通此云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

堅柔也劔尤早苑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

中央焉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

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詳彙案似係就

察辯為訓語之文無引釋未敢臆說下經
有賈宜則警語而下經經說中言霍者三口口口

諾不一利用 諾超城負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

前後輕重援小取篇援也者子然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

之法說也九極說言相說司也 高子去強篇王者刑九賞一韓非

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
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法同則觀其同 法取同觀巧傳日女子曰百度皆準於法準

亂

可與察聰明同其治也慎子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異則觀其宜 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案刑律有比擬之法

止因以別道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

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

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尉繚子治本篇云蓋古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玉無非 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

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一右為上經下截共四十八節案當時書之竹簡有行列錄

者不察以至上下間錯今幸經說不論足以整之至五經

篇末讀此書有行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適在玉無非三字

之上列亦幸經說可尋以三字入之經文而五字不混列
入凡引說就經悉依畢尚書原本所分節數

墨子經校注下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

不然也疑是其然也 案小取篇止且入井止入井也止且出門

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因矣莊子徐物論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韓

非子外儲篇此皆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凡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人以此理為不然者大有知其然也張湛法云

馬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 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

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為糜 案呂氏春秋別類篇或濕而乾或

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小取篇馬

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大取篇斷指以存擊

物盡同名二與鬪愛會與拾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

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工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

同名俱鬪不俱二三與鬪也色肝肺子愛也摘茅會與括也白

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案小取篇馬或白者二馬而或

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為麗不必麗與暴也案公孫

大而不謂之馬大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

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易

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案韓非子詭使篇刑罰

避刑戮去止之罪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二與一止不與

一在偏去未有文實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數與

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

二不相盈廣循堅白案公孫龍子堅白論石之白石之堅舉不

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顛字書無顛字疑解字之倍

非智之任也若百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

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案字書無蚋字疑蟲字之

子戰國策作幾與瑟孰瑟偏俱一案鬼谷子同情而俱相親

史記作蟻與瑟孰瑟偏俱一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

疎者偏害者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同惡而相無變假

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

也吉之使智也案吉疑疑說在蓬 疑蓬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

則非有力也案莊子逍遙遊而憂其斃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

廣厦之蔭後漢書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

知生復為之與與輪相察流運固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莊

或復否說在拒 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楫也鬪者之敵也以飲

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己為然也與愚也案魯

子強而距人亦強而距子友相鈞交相彊猶若相害也公輸

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

輸子曰子之為鵲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留三寸之木而任五

十石之重非攻篇今嘗記軍上行簡羽旋帷幕甲盾撥劫往而

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案楡欄檻也

此疑盾字之借盾有屏木盾之別

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 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

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長公孫

通變論曰二有一字曰二無一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

而牛非馬可也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

字或徙說在長字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

字徙而有處字字南北在旦疑旦有即又在莫字徙以無堅得

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

此行當低一格

為疑謂

窪

治也

案字徙似謂遷都異時旦暮也所者即前所云兩不可也前云宇東西伯指東西周此云宇南北則後世之分南北墨子

或能推測而知之前云古旦暮此云在旦又在暮意後世之祈無卜年七百者乎聖謂則古不移白謂因時制宜必相盛即

前所云無所往而不得也韓非子五蠹篇然則今有美竟舜湯蓋禹之道於當今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

常行論世之釋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兔免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頸而死因釋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兔免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

笑今欲以此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案韓非子之說蓋本於此墨氏自託於堯禹者也而不憎為蜀犬之吠是以

叔季之世其人之類多逐波下流者動為古不宜今且將效法乎夷狄以為治寶墨氏為之厲階釀成禍亂者也

臨鑑而立景到

曰鄰伯奇曰謂窪鏡也格術補多而若少說在寡區

景光至景亡

殷家備曰先至極也影世漸不見也若在盡古息景二

光夾一光

其法先窮前一凸象皆視徑變大一光者景也景

光之人煦

曰煦通說文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家

傷云此昂鄰日奇雲鳥東飛其影西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

淋膠三簡藏書目

敞上光故成景於下陳澧云此解鑿鏡照人影倒之故也鄒伯奇格術補云近左者折而入右近右者折

而入左此言上下三論雖殊其交於中淺則皆有相交之一點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

瘡一作內也則殷家儁鄒伯奇謂聚光點者此也

鑑位量量當一作景一小而易業易與施古字通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施者邪也此易字作邪解與正為對

一大而出說在中之外內景曰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曰與人

之間景木木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段家儁曰概斜也木即謂立

則長近根則清也小光復小也論光復之意欲明收光宜小之理主先言之則曰清淡主影言之則曰長短淡者雖長而視之

如短不清清故也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覽景寡

貌能白黑遠近極正異於光鑿景當俱就去小當俱用北鑿蒼

臭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殷家

儁曰臭之為言蓄也又臭與嗅通言鑑之取影如鼻之取臭然王氏墨子注以臭為闌剖為光影非也無數遠近無定數也無

數之影必過正以物之遠莫如日也鄰伯奇格術補所謂物之
 遠者莫如日凸鏡向日取得大則聚光最近限也凡言收光限
 皆準此以之取遠物影亦僅至此也鑿分鑿中之內鑿者近中則
 而止物若近則影加遠其理一也
 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殷家儒曰微長影大距
不得遠太長影小距不
 得近於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長讀如道長
之長長進也其直也直者準
直謂先
 此益信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長讀如道長
之長長進也其直也直者準
直謂先
 線也謂遠物象起於前限緣正影透鏡而進中之外鑿者近中
 其光線交合於後限所謂斂行者是也
 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易變也正之
反也謂斂行
 線合於後限緣變影直進而散其光合於中緣而長其直也殷
家
 線淺至於無窮無謂侈行者是也
 傷曰凡以一凸窺物收光限內之影為正象限外之影為變象
 即此說是也至以又一凸窺前凸象兩限相入者兩凸限內之
 影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
 限內之影異其理亦猶是也

鑑團景一

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為

孫星衍云列子仲尼篇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張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今按

所云義同藝案莊子天下
篇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景二說在重

景到在午背端與景長說在端

景迎日說在搏

景之小大說在地正 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

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 陳澧云此謂突鏡也殷家傷曰中謂交

正則影到而
線修行矣

故招

貞而不撓說在勝 負 案經文作貞 衡木如重焉而不撓極勝重

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苟必撓

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

權也

案漢書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繩者上下端直經緯

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巨定法式考工記此無故唯轄直且無撓也輟深則折淺則負小爾雅斤十謂之衡博雅

鍾謂之權管子大本而小標廣雅釋詁標末也

契與枝板說在簿

挈

案經文作契經說作挈

有力也無引力也

陳澧曰此契重之法

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重者下

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

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在挈

倚者不可正說在剝

兩輪高兩輪為輶車鞅也

案經文作剝經說作梯鞅重

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懸重於其前是梯挈且挈

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苟弗劫則下直拖或害之也沃梯者

荀子榮辱篇將為天下生民長慮顧後而保萬世其沃長矣沃即流字不得沃直也今也廢尺於

平地重不下無跣也若夫繩之引轉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

倍拒堅軀倚焉則不正誰并石紮石耳夾常者法也方石去地

尺闕石於其下懸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

挈也絲絕引也案重輪為梯絲繩引挈而行借力於持於機

器俗之墨子之巧過於公輸若陳澧曰考工記以輪為惟自以

尚同兼愛為道術不願以技巧鳴也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

地今外國以輪行水案此言不梯又

推之必往說在廢材案小取篇推也者以其所不未變而名易收

也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

買無貴說在攸其賈 買刀刀謂則雜相為賈刀輕則雜不貴刀重

則雜不易王刀無變雜有變歲變雜則歲變刀案市事以錢與

糶賤所謂穀賤傷農也錢重則糶不旺歲穀穀少也錢因穀之

豐凶而歲變其輕重賣貴買賤賈人得操其權是以漢武興卒

準之法也胡承諾繹志兼采篇曰周之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
斂之然後民無帶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有以資之然後
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帶資之使無匱皆牟利
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
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
無所牟利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
騰踊尚美其名均輸市易則不避賸下之名不厭爭壟之利矣
夫自古聖王重農而抑末三五之世農天下秦漢而後士天下
若以商為天下則大亂過於洪水猛獸此乃世變之亟賢者之
所深懼也荀子富國篇云今世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
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又倚挈伺
詐權謀傾覆之相顛到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
而將大危亡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非天下之公
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嚶嚶之冬則
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瓠以偷取少傾之譽焉是偷道也
以少傾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是姦治者也後世在
廷無卓識之臣量斤多苟安之吏雖市井小人苟藉墨
道以行其偷朝野且為之善此亦世變之可深懼者也

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 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言

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言亦賈也宜不空玉欲不欲

案鬻子子母
也權子母賤

丈夫事也管子曰賈人蓄物而賣為讐買為取

無說而懼說在弗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間

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令也懼業兼愛篇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知也

或過名也說在實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

謂此南北過而以己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

論智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

謂之犬也異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案尉繚子云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全民在官

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呂氏春秋審刑罰亂莫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

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

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從此生矣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

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

莊子駢拇篇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向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跲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翳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荀子正名篇云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

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

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

案酒以

歡故不可讓惟酒無量不及亂故曰始也堯舜可讓燕噲則不可讓

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

故有智焉有不智焉

韓非子外儲說亂臣者人主所甚親愛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

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辭說右辭者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案韓非子以堅白其忠臣蓋聞君以小人為君子之謂夫石君

子也堅白其忠且清也謂之君子而不用是無由知其忠且清也人存政舉存此石而堅白在焉此君子而忠清效焉故曰有

智焉有不

知焉也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象

可有指子智尾有知是吾所

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
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
之參案經文作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
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
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

案公孫龍子指
物論大抵本此

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諂說在弗非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
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
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案經文作遺

通意後對說在不智其誰謂也通問者曰子智甌乎應之曰甌

何謂也彼曰飄施則智之若不問飄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
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中在兵人長

案字書無
飄字疑贏

陽字之

右為下經上截廿二十九節按下經本無荀行之文先以經
說分兩節就之適相吻合其錯簡與上經同於是寫定荀行
兩截分為上下仍依經說為次第也

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 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

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

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

案者讀如者番之者室堂宮室明堂
其子君也惡可存言無以為治孰存

言人君虛臨其國也語似
滑稽亦似禪機

五行 常勝說在空 五昏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

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案白虎通云五

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五行之用惟在所宜其化無常也如硫磺硝鹽之類皆土質

而水大各具其性谷而化之均可為水故曰合水土大其水性

烈可以鑠赤金為水大象不見而力多故曰火離於然炭土質

木性而制於金五金雖化還復本質故曰靡炭而金多府藏也

合五行而皆藏於水是以不見木質故曰流之惟利所用而已

山之麋水之魚其物無窮其數無盡凝之流之惟利所用而已

大抵西人諸化學不出於墨子五行利用之術也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空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

餘異類不毗說此文無毗字玉篇云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

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熱說在頓假必諄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無欲惡傷生損壽

說以少連是難愛也

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

也且怒人利人愛也則惟怒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

害飽若傷糜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癩病之人於癩

也癩即瘡省文說文云癩寒熱休作今經典省凡此省白即爪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

火不見則公孫龍子堅白論目以火見而火不見離惟以五路智久

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

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既

去俱能之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

而無

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擢疑無謂也臧也今以而

春也得文文以也可

且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

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案上經且言然也與此節互通

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均髮均縣輕重而不均也均其

絕也莫絕列子湯問篇張湛注曰髮甚散脆而不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猶輕重相傾而不均處也若其均也

寧有絕理言不絕也案列子公

義二尚同篇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堯霍或以名視

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臙也是以實

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

與於臧案義二謂名實也尹文子曰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公說名而失實黃公遠名而得實荀子解

弊篇醉人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霍凡四見霍為姓故也猶氏霍也稟霍堯霍並舉霍又作臙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說在重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

魄小取篇殺盜人非殺人也案

魄小取篇殺盜人非殺人也案魄疑脾字之誤廣韻魄魄大也

使殷美說在使 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

不美亦使殿 案經作殿經說作殿

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俱無以與宇堅白說在因以

楹為搏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 案管子內業篇搏氣如神萬物曰凡治國者患民之叢而不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

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 荆沈荆之貝 案經作貝具經說作貝也其沈淺

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 經文作楹註說作楹 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

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 段昂 推錐俱

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履過推與成推過繪履同過件也 案說苑千將鏤

鉞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推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 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

案數至於中必復為一故多於五數至一十一百故一之中有五且有十有二也

非半弗斲 玉篇云斲知略切破也盧 非斲半進

案錯鑿也集韻同斲斲擊也 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

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斲也 案韓非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呂氏春秋別

類篇物固有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 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與

也久有窮無窮

缶而不可擔說在搏 正九 一本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案削竹木為禽

鳥權其兩端如擔物而持以準其輕重中邊適均可立鍼芒而不顛墜今為童穉玩物實數學家遺技無所處而不中懸者也

遠近字進無近說在數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

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必先進

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也案經作脩經說作脩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名也說在方一方貌盡俱有法

而異或若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名也盡貌猶方也案經作名經說作台大取

篇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公孫龍子通變論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案知十

知二方人也一隅三方物也一為數之始盡為陰陽數之極反對各當其所要以方為法者一也盡法雖異而不害相召故

曰盡貌猶方貌也从一以開方或以奇偶衍其極法異而不害墨氏於數學言盡似有別出於易象之外如揚子雲之太玄者

狂舉不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

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是類

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

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

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

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非

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案公孫龍子通變論舉是

無齒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俱有而或類俱有而類之不同悉本於此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

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

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案非儒篇且其所循人必或

也尹文子曰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名宜在我

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

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別之名之混者也鶡冠子曰明者在

此其充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

也成法者彼也公孫龍

子名實論卷本此

唱和同患說在功 唱無過無所周若稗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
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疑脫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
智少一本無而不教功適甚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
人酒或厚或薄

聞所不知若所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聞在外者所不知
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
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令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
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
所不智長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

詩詩說其在言 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
之人之言

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彼 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

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

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

案經作彼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

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 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

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

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諄

案經作諄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窮盈無窮則

無窮盡也盡有窮無窮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者或者

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

文也無難

案韓非子說難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知盡之難也得曠

日彌久通計利害以致其功是非其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案呂氏春秋錄墨者孟勝之友

業者也墨者腹蘄之子殺墨者之法殺人者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皆所謂不害愛之者與

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許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

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其為仁內

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

學之益者說在誹者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益無

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故

論誹案兼愛篇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不識天

委折此節之

誹之可否不以眾寡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

也其理不可誹雖少誹非也案尹文子曰是非之理不同而更

意墨氏之教違眾言理開申韓刻中之學成也今也謂多誹者

不可是猶以長短論案莊子駢拇篇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則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可誹也不可非是不非誹也案君

德朝有姦邪甘為胡廣中庸自保祿位所謂非己之誹也君子

罹於錮禍賢人立於黨碑立朝絨默如風馬牛豈在正人之列

直誤國之臣壞家之督然此豈儒教之過墨氏矯之而為非儒

物實之疑甚不甚說在若是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

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案群小之毀君子犬之吠影吠聲

非為是故刑律有失出失入之條反坐之法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案親士篇王者濇澤不是是與是同說在

不州疑文之謗

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

下所請上也尹文子曰入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

下則下不敢與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道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

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

嘗非是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者天之所謂禍也以此治身

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

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

與是不文同說也案經作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節之

陵屬俱誦墨經而信譎不同相為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嘗

以詩偶不作之辭相應又云意則是行則非也辭之上也治之

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右為下經下截共二十八節下經既無奇行之文卒難句讀姑

為鈞乙以就說未敢舛亂也前賢為親士修身無稱子墨子疑

翟所自著又疑上卷七篇號曰經意親士修身次爲經其實可
與經說參觀者莫如大取小取兩篇或卽魯勝所謂墨辨者以
此引其字句似多可通張氏惠言曰墨氏之所以自託於堯禹
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
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孟子不攻其流而
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又曰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於今
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竊意墨翟生於中國才辨
之傑因其世守背周用夏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遂異其說欲駕
賢聖之上其設守宋之備九距公輸盤之機變當時列國已驚
神聖况算術機巧別具心裁而又服役徒眾之盛非孟子孰知
其術之不足讐哉今者世變已亟苟盡通其義而知異方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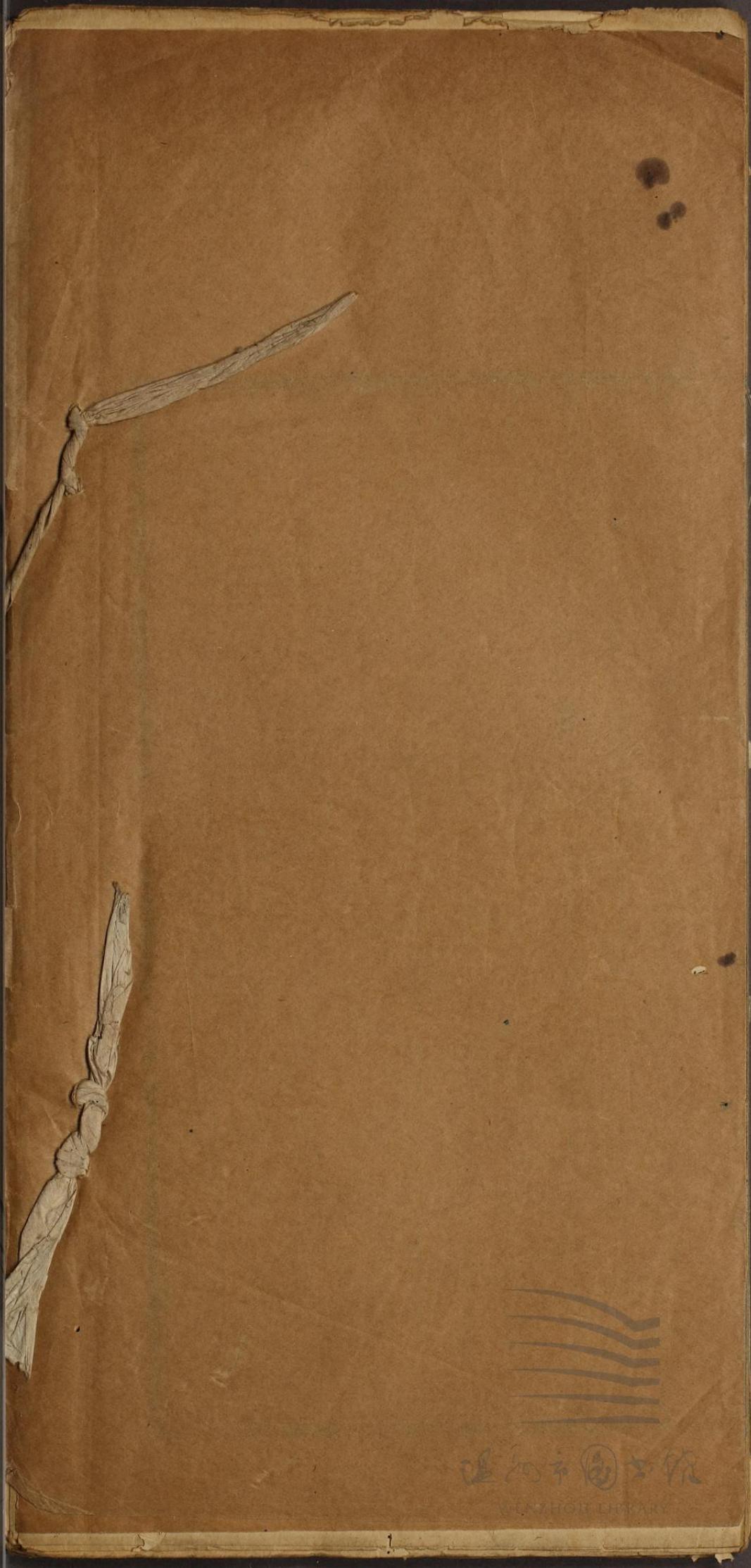
適為中國邪區所歸而距之是在聖人之徒矣楊葆葵又識





清华大学图书馆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温州图书馆

WUZHOU LIBRARY